

中華郵政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革命外交

第十一期

本刊革新特別啓事

本刊出版十期，深蒙海內讀者，熱烈歡迎；同人於此，益增奮感，決自本期起，對於內容外觀，力加革新，篇幅亦增至三十六頁，定價照舊，以答讀者愛護本刊之盛意。

本刊啓事一

對外問題爲今日中國之中心問題亦卽中國民族急求解放之緊要關頭。今後中國能否除廢一切不平等條約，就在今後外交能否發揮革命的精神。凡有關於外交問題之論著，譯述，及寓意圖畫，革命文藝，均極歡迎投稿，至本刊精神，完全公開，爲全國國民之公共言論機關。無論何項主張祇須不肯本黨對外政策，及民族獨立之根本精神，均予登載。卽對於政府外交亦予事先批評之機會，惟以善意批評者爲限。

本刊啓事二

本刊志在公開，紛承海內學者，惠賜大著，至爲感荷。祇以篇幅有限，難免割愛，深望惠稿諸君鑒諒。

本刊啓事三

本刊投稿簡章，略有更改，統希惠稿諸君注意。

革命外交週刊

第十一期目錄

這一週

收回威海衛條約已簽字

絮悟

西人無理否決增加華董案

絮悟

國際公法之改造(上)

章淵若

東方被壓迫民族運動之過去與將來

高哲民

三國協定與中國問題

伯龍

日美妥協與中國

萬千

帝國主義之沒落與國民革命之國際問題

金志城

國人對於日本積極侵略滿洲野心之認識

冷亮

南滿鐵道會社(專著)

振流

東歸(歐遊回想錄之一)

章淵若

諷刺畫——別有用心的日本學生旅行團

天化

這

一

週

○收回威海衛條約已簽字

廢除不平等條約，爲本黨對外政策，國民政府自統一全國後，即努力於此項工作，一年以來，已得相當之效果，如關稅

自主問題，恢復法權問題，均可告一結果。今則收回威海衛條約，又經中英雙方代表於本月十八日正式簽字矣，此誠吾國外交上之進步，可爲慶幸者也！

查英國強租威海衛，始於一八九八年，本以二十五年爲期，至民國十二年即滿期。一九二一年多，華盛頓會議時，我國代表曾提出收回威海衛之要求，當時英國代表巴爾福，亦有交還之表示；惟附有種種條件：如許英國海軍前往避暑，英人可參與該埠市政行政權，准英海軍在該港海面訓練等項之要求，此後經一九二四年暨一九二五年之兩度交涉，協定草案，然均未能脫去以前之束縛。迨至今年，由外長王正廷與英使蘭浦森，往返磋商，於二月十三日簽訂草約，呈送中英政府核准，至本月十八日乃由中英

全權代表王正廷蘭浦森，正式簽訂，於是延宕八年之收回威海衛問題，至此始告一段落，誠爲我國收回租借地之第一聲！

關於此次收回威海衛條約之內容，尙未經政府正式公布，吾人固未知其詳；惟就外長王正廷在該部紀念週之報告及中央日報連日之紀載，則有爲吾人所得知者：（一）英國在威海衛之國家建築物，如水線電線電話電燈，及陸地房屋水中浮標等，均無償交還中國。（二）關於外人私產，則暫爲承認保留，設我國一旦決定建築軍港時，亦可立刻給價收回。（三）一九二五年草約所規定英人要求參與市行政之條件，完全取消。（四）對於劉公島，仍照一九二四年舊草約之規定，租借十年。吾人於上述內容觀之，一至三項，均已得完滿之解決；惟第四項劉公島房屋，尙有租借十年之合同，此實美中不足之處。查收回威海衛協定，在一九二四年暨一九二五年間，本已立有草約，其所以

未克簽定者，即因劉公島借與英國水兵夏季居住之問題。現在所簽訂之條約，對於此點，尙不能拒絕英人之要求，而仍照一九二四年舊草約之規定，租借十年，此實未能完全達到我國政府之主張，及人民之希望。但據報載，則謂此種協定之內容，與舊草約不同，即（一）續借與否，其權操之於我。（二）在租借期內，設我方改建軍港，可立即收回。（三）僅前英艦避暑之用，且有夏季之限制。若是，則較前次所擬定之草約，誠有顯然之進步。

總而言之，此次簽訂收回威海衛條約之舉，雖專約內容未能完全貫徹吾人之主張，然亦足雪吾國一部分之恥辱。吾人於此次簽訂收回威海衛條約之後，一方面希望政府從速將威海衛改爲軍港，使劉公島早日收回，外艦不能長驅直入，一方面仍望本此革命外交之精神，于最短期間，繼續收回其他租借地及租界，以完成吾國之主權。（黎愷）

○……………○ 本月十六日，上海租界納稅西人會
○……………○ 西人無理否決，越權討論增加華董案，且經英僑律師
增加華董案

○……………○ 麥克唐納狂妄之演說，在場西人，被其
鼓動盲從，並致否決。此訊傳出以後，不特我華民聞之憤

慨，即稍明事理之外人，亦致不滿。吾人認西人會之否決此案，實爲背信越理之荒謬舉措。

查歐美各國市民，其已盡納稅之義務者，必享相當之權利，故不出代議士，即不納稅，此乃基於權利義務相互平等者也。吾華市民居住上海公共租界者，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所納之捐稅，佔全額百分之六十，以此比例，華董之額數，應佔二十席中之十一席，方合納稅平等之原則。今吾華民所要求增加者，不過爲十四席中之五席，揆諸納稅平等之原則，已屬相去甚遠，而納稅西人會并此亦加否決，其蔑視吾國主權，違反平等原則爲何如耶！且華董名額之增加，雖爲吾華民一致之要求，然亦曾經工部局上層董事會之決議通過，由三人增至五人，并經領袖公使之覆文贊成，今納稅西人會，竟沿襲其頑固之舊頭腦，妄加否決，其不顧信義，莫此爲甚！此種舉措，實爲破壞中國合作之表現，或將釀成嚴重之結果，不特不爲各該關係國政府所贊同，尤非租界外僑之所願聞。

據各報所載：此次西人會之否決增加華董案，實因麥克唐納狂妄之演說，鼓動在場西人，以致盲從附和，得此

不良之結果，事後，若干與會西人，始覺悟其非，頗引爲憾。吾人於此，可知納稅西人之智識與思想，實屬卑陋；不然，以當日到會二百餘人之衆，竟無一人能辨別麥氏之演說爲狂妄，起而與之駁答，反被其狂妄之說所鼓動，相與陷於背信越理之一途，而事後始覺悟其非，其思想之糊塗，頭腦之簡單，可以想見。以此等西人而主持上海租界之市政，吾敢斷其不配也。

自經此案否決之後，上海全市華民，莫不奮起抗爭；外人之稍明事理者，亦認爲此舉失當，恐將發生嚴重之結果，使中外市民不能相安，故英僑商會會長考爾特麥休爾及日僑福島董事等主張召集特別會議，以謀補救。吾人若

圖目前租界內之市民安居樂業計，固望此會開成，俾得達到增加華董之目的；若自國家之地位言，則此種不澈底之辦法，殊非吾人之本願。上海爲吾國之領土，吾國民自有管轄之權，何須求與外人合作，况彼思想頑固之外人如麥克唐納一類者，反客爲主，存心侵略，根本即不能與吾人合作，觀於麥氏之狂言增加華董爲違反英國對華政策及妄稱租界爲西人之區域之謬論，即可知之。故吾人根本之要圖，不在華董之增加，乃在租界之收回；而於此次麥氏蔑視吾國之演說及否決華董之事，愈感覺租界之收回，實爲急不容緩者也。

(黎悟)

國際公法之改造 (上)

章淵若

民族主義是一種自然的，歷史的力量；民族結合，是從血統，生活，語言，文字，宗教，風俗，習慣諸種因素自然結合而成的；所以民族團體，實在是人類社會裏面的一種自然單位，是不能分析，不能壓迫，不能征服的。

固然，現在已是世界交通極發展的時代，任何民族或國家，都不能閉關自守。然而各國雖互相往來，却未有適當而合理的相互關係。即所謂「國際」法律，也不盡是正當的合理的國際生活原則。大家雖表面來往，然而門戶之見仍未去除。鉤心鬥角，深謀遠慮；互相侵略，互相殘害，大家從來沒有一個全人類社會共生共榮的觀念。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邦交惡化。我們要想改善國際關係，首當確立一個人類社會共生共榮的合理原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是我們中國民族固有的天下思想，大同主義。現代的國際法學者，也應有了這一種精神，才能使國際關係，合於人類社會共生共榮的合理原則。

在民族主義的自然開展上，在國際社會共生共榮的原則上，最不能兩立，不能相容的東西，就是國際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的淵源，是傳統的古羅馬法典裏的 *Imperium* 思想。這種思想，是反科學的，反進化原則的，侵略的，壓迫的，專制的；在近代法律學上，絕對不能再有分毫的地位。絕對不能復有任何科學上的價值！所以，在我們的戰略上，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在民族主義的立法精神上，要打倒帝國主義！在近代法律科學的客觀原則上，也要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國際社會生活中心的魔鬼；一定要把它打倒了，才能使人類共生共榮的國際社會生活合理原則，有實現的可能；才能使民族主義的法律學說，有萌芽發展之希望。

不平等條約，非但不容於民族主義的精神，國際生活之正義；且根本沒有法律上之效力。國與國在國際，猶之個人與個人之於國內；條約的訂定，在正義原則上，實應和契約所成立的要素一樣。這些要素：一曰當事者須

有締約之資格，二曰須有合法之目的；三曰須有自由的雙方同意。契約之成立，雙方之自由同意，實爲必要的原素。單方面之意志，不能成約；卽由威迫而訂成之契約，因非自由同意，亦不能發生法律上之效力。不過，在現行國際公法上，有一種極端矛盾的理論的事實。現行國際法上所指的威迫，是指對於代表國家締約者個人而言；至於其加於國家本身者，不能作爲條約不生法律效力之理由。所以，他們可以恃強凌弱，可以用炮火的壓力，威迫弱國，強訂不平等條約。這樣的慘無人道，不合正義的行爲，國際法學者還與以法律上的擁護與承認。實是在人類理智上的大污點，也是國際社會裏的大不幸事！

現行國際法的思想，是霸道的，是崇拜強權的。他們公然以「強權」來代表國家；他們復以強權的程度，來分國家的等級，有所謂頭等強國，二等強國。這種思想，在我們看來，委實是獸性的表現。從前國際平等的學說，尙有法學者之擁護；雖然在國際政治的事實上，不免有不平等的現象；然而在法律上尙算有平等的理論。近代有些國際法學者，竟連這一個法律上的平等主義，也漸

持異見。他們說，在國際社會生活的實際情形上，早已承認少數強國對於弱小的次等國家的高壓地位，可見歷來的平等說，實在太不合國際生活之實際。而且他們復承認這非但是一種政治上的不平等，而且又是一種法律上應有的不平等。悖理達性，一至於此，我們祇有嘆惜國際法學者之墮落而已！

次復，在國際法上，除了主權國以外，還有許多主權不全之國，如保護國，屬國，附庸國，殖民地……等類，這一類的國家，可以有一部分的主權，可以沒有主權。他們要奉他們的盟主國爲最高主權者，他們要聽盟主國指揮一切；在通常國際法的舊理論上，他們是沒有健全的主權的，或者簡直沒有的。這種理論，也不合現代世界的潮流，在我們民族主義的法律觀上，是不能存在的！我們在政治上，要打倒強權的壓迫；在法律上，要承認國際人格之平等，要承認民族之自決，民族之主權，民族之獨立！

(待續)

東方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之過去與將來

高哲民

(一)朝鮮：是東方的古國，有深長的歷史和文化，有熱情勇敢的國民，雖然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征服，但是復國的民族運動，却始終未曾衰歇，不但沒衰歇，而且有繼續增高的趨勢，我們知道朝鮮民族運動的發生，遠在日本併吞朝鮮以前，一八七五年日韓江華條約締結之後，朝鮮當時有保安會，獨立協會，興國會，等等的組織。日俄戰爭的時候，他們更積極活動想排出日本在韓的勢力，一九〇七年海牙和會開幕，韓王密遣李相禹等向大會請願獨立，但是後來因着伊藤博文的妨礙，沒有達到目的，這算韓民族獨立運動的第一聲，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三年正是韓國剛被日本合併的時候，所以當時革命運動緊接着未有休息。崔益鉞的首義；趙東郊黃大成的舉兵；安仲根之刺殺伊藤博文；都是這期重要的事實，歐戰而後民族自決的聲浪，更促成韓人復國的心理，一九一九年由牧師金弼等提倡，開公民大會於韓京，並舉行示威運動，迫朝鮮總督回國，美州，奉天，吉林，上海各地，韓僑羣起響應，組織

臨時政府，後來因着和會爲列強所壟斷，同時日本又採取大屠殺政策，革命的勢力，便先後被摧殘了，在此次運動中，爲革命而死者達八千餘人，押禁獄者竟有十餘萬人之多，後朝鮮留日的學生，向日本議會請願獨立，不但沒有效果，反被監禁，於是又激起全韓的暴動，先後被日軍慘殺的，復達七千餘人，受傷的更不計其數，這種大屠殺政策，適足以暴露帝國主義者猶狎面目，適足以刺激被壓迫民族革命的心理，所以近幾年來，朝鮮革命運動，更隨着日本的暴力壓迫而漫延滋長，近年朝鮮革命黨更有秘密革命政府的設立，以指導革命運動，一九二八年韓人十三名聯合上海臨時政府和內地多數民衆，擬於是年五月在韓京大舉起義，同年六月又有韓人謀刺韓督山梨大將，一九二九年漢城韓國學生爲全羅南道光州慘殺學生事件所刺激，發生反日運動，一時革命空氣瀰漫全國，由此可以證明朝鮮革命運動，已經由渙散而趨於組織，從前是局部的醞釀，現在確已變爲羣衆化的革命了。

(三)安南：安南從一八八三年和法國訂立新保護條約以後，二千萬安南民族，便淪為法國的奴隸，但因民族智識幼稚和民族思想薄弱，所以亡國史上，很少像朝鮮民族那樣可歌可泣的壯舉，一直到歐戰前後，民族自決的呼聲震盪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耳鼓，安南的民族思想也才漸漸蘇醒過來，一九一五年梁文干的革命鼓吹，被法政府驅逐出境，這算是民族自覺的第一聲，一九一七年梁秦猶的太院起義，一九二三年法督在沙面被擊，雖然沒有成功，但是革命的空气，已籠罩印度支那全島了。一九二五年

西貢兵工廠反對修理用來干涉中國革命的法國兵艦，更足以表現被壓迫民族聯合一致的心理，一九二六年越南革命志士，鑑於中國革命的緊張，在潘佩朱的領導之下，成立安南民族獨立黨，開始為有組織之活動，當時安南留法學生，辦有越南魂的報紙，他們主張「安南為安南人所有。」一九二七年阮世傳號召留法越南學生於巴黎，更將安南民族獨立黨，重新組織，其黨綱有「本黨根據法蘭西及文明各國所崇尚之原理，並根據反抗壓迫及民族自決的權能，並同時謀民族真正的合作，所以本黨目的是實現安南民族

獨立仍與法蘭西親善加入國際聯盟，」這個黨綱雖帶一點妥協性，但是他們民族的思想，却是很堅決的暴露出來，同時在北京開幕的世界被壓迫民族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安南也有代表參加，他們的宣言，一方面是決定對法帝國主義採取革命的戰鬥，一方面是表示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親密結合。由此，很可以證明安南民族運動有日趨激烈的傾向，法國縱然採取壓迫手段，但安南民族既已覺悟，革命終有成功的一天。

(四)台灣：台灣本是中國的領土，而且大部分人民又是漢族，所以當日本勢力侵入時便起很大的反對，曾舉唐景松為領袖宣告獨立，組織台灣共和國，因連戰皆敗，於是曇花一現的台灣共和國終於變成日本三島的殖民地。然而他們這種民族精神，的確是可歌可泣，日本征服台灣之後，設立無限權力總督獨裁制，對台灣的壓迫真是無微不至，同時台民的革命運動也是層出不窮，日本俗語說「台灣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便是表明這種革命進行的狀況。據台灣總督府一九二〇年的統計，自一八九五至一九〇六年，革命運動共有十三次，犧牲的人數，達三千

五百十八人，由此可見台灣民族革命運動之激烈了，在這十三次中，大都憑着民族感情，沒有組織和計劃，所以結果都歸失敗，一九一五年因着台督援助日本製糖業剝削農民，激起農民暴動，焚燒日警署，於是日本政府派遣陸軍三中隊，慘殺農民至八百餘人之多，此爲台人至今不忘的「哆吧咩慘案」。後來因受歐戰民族自決的刺激，和台人文化產業日益進步的結果，民族運動又重新恢復起來。一九一八年台灣青年會的組織的和一九二一年台灣文化協會的組織，都是這種高潮的表現，文化協會中間又分爲兩種勢力；一種是自由主義派，一種是民主主義派，前一派在林獻堂領導之下，代表台灣小資產階級，他們的目的只是求得台灣的議會制度，發展台灣工商業，後一派是代表廣大的勞働羣衆，他們的目的，是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恢復台灣的獨立與自由。自由主義派在一九二一和一九二三年兩次向日本政府請願，設立台灣議會，取消總督獨裁制，結果，不但不得日政府的採納，反被認爲叛亂而被逮捕，一九二七年自由主義派，退出文化協會以後，民主派的勢力，更得顯著的發展，是年三月更將文化協會改組，把從

前「促進台灣文化向上」的宗旨，改爲「促進實現大衆文化」，從前偏重在文化方面，現在却改重在實際政治經濟方面，從前只注意宣傳工作，現在却注重民族的訓練與組織，一九二八年他們在「六一七」台聯紀念會中更議決扶助農工婦女青年各團體的發展，聯合全國民衆和日本的無產階級，向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由此便可以證明台灣的民族運動已發展到一種新的階級了。

(五) 菲律賓：美國繼承西班牙統治菲律賓全島，但美國已經具備近代資本帝國主義的形式，所以統治菲島的方法也與西班牙時代不同；因爲西人當時只注意於財貨的掠奪，而美人則注意於經濟的開發，西人只注意於武力的壓迫，而美人則注意於政治文化的同化政策，這種事實從美總統麥根尼佔有菲島第一次宣言，謂「美國統治菲島的目的，在求得菲人的獨立，並培養其自治能力」便可以證明。吾們考察美國統治菲島可分三個時期，因之菲人革命獨立運動也隨着這三個時期而不同：第一爲軍事統治時代；(1898—1912)在這個時期，美人在菲的統治權尙未鞏固，菲人對美的懷疑也很深，所以當時菲美間武力壓迫

和反抗運動是隨時隨地而發生的，非人革命空氣此期最為緊張，在組織方面，有一九〇二年後之國民黨，普通國民黨，急進獨立黨，統一國民黨，以及一九〇七年之新國民黨等團體之成立，在活動方面，有一九〇二年以前之阿魁那爾多的戰爭，一九〇六年以前之各地酋長暴動，都是這期革命高潮的湧現。第二爲民主黨統治時代：（1909—1913）在此期中美國民主黨人威爾遜掌握政權，他的對菲政策，比較是開明的，從他歷次宣言，承認菲島可以獨立，以及一九一六年頒布刺氏法（Jones Law）和一九二〇年對國的提案，都可以看出他的政策，其目的在使菲人的同化和麻醉，所以非人此期民族革命運動，幾乎是寂無所聞，第三爲共和黨統治時代：（1920—1924）從一九二〇年共和黨領袖哈丁氏執政以後，美人對菲政策，依然回復了保護主義，他們對於菲島獨立問題，總想用延宕手段，一九二一年派遣反對菲人獨立最力之胡特至菲調查，後又委胡爲菲督，便是這種用意，一九二四年顧理治執政時代，仍然是繼續着這種延宕政策，菲島獨立問題雖經菲上下兩院一再可決，然而結果，却依着湯姆遜的片面調查，認爲時

期未至而加以拒絕，最近胡佛秉政，他的對菲政策當然脫不了共和黨窠臼，而且菲島有豐富的森林，廣大的牧場，肥沃未闢的土地，佔全島面積三分之一，不但可以做美國過剩資本的尾閘，而且可以做美國穀物橡皮取給的寶庫，更加上現時列強在太平洋的風雲緊急，菲島在軍事上的價值更形重要，無論從經濟上或政治上着眼，希望美國在最短期間允許菲人獨立是不可能的，隨着這種延宕政策而產生的反響，就是對美感情惡化，以及民族獨立運動的復活：一九二三年兩院議長洛克沙斯等一致赴美請願獨立，一九二六年菲議會兩次通過請求獨立案，一九二四年伏處多年的民族革命領袖阿魁那爾多再起，煽動全島的反抗運動以及議會歷次選舉，主張親美的聯邦黨輒遭失敗，都是證明民族獨立，是非人一致的要求，菲下院長奎松氏曾在美國宣言「我們菲律賓民族寧願自主而入於地獄，不願受外人的統治而登天堂」，這句話實足以代表菲人的普遍心理，總之，菲島在美人統治之下，政治實業都有長足的進展，而教育發達尤爲南洋羣島之冠，所以他們的獨立運動，遲早是要成功的。（待續）

三國協定與中國問題

伯龍

無疑地，倫敦海會的喪鐘已響，太平洋博物館裏，又多了一付海軍屍身的展覽品了。目下五強代表，雖仍羣集英倫，麥克唐納極力的折衝樽俎，想打開局面，挽回注意的疆局，然而這是等於病人的最後掙扎，一個肺疾的病人，到了快要死的前一刹那，本會急喘的。

但我們還要迴眸西顧哲木斯宮，五強協定宣告了絕望，三國協定之呼聲繼之以起，甚有謂已簽字者，這個消息，是否確實，且不置論，我們只要問，三國協定就沒有難關嗎？資本主義的矛盾，都是相同，帝國主義的兇相，都是一樣，五強協定的問題，也就是三國協定的問題，致五強協定於死命者，自然亦可以致三國協定於死命，且五強問題，都是息息相關，五強協定既已破裂，三國協定勢亦受累，故作者決不敢謂三國協定必可完滿成立，惟可能程度較「五協」寬大，則無疑義。這是什麼原因呢？英、美、日角逐太平洋，共同對象是什麼呢？就是誰為三虎之「眼中肥豬」呢？親愛的同胞們，我們該提心吊胆注意我們

祖國吧！他們是怎樣地把我們宰割，我們又應怎樣地講求自衛呢！

當倫會開幕之先，日本代表赴美轉英，高唱七成之議，從事折衝，我們的眼光便緊迫的注射在他們的週身，戰兢兢，實未嘗不為家國憂。我們知道的，英、美、日之所謂太平洋問題，其實就是中國的市場問題。英國之建築新加坡軍港，他們自己說得漂亮，僅是「自衛」澳洲殖民地的安全，但誰可曉得，軍港的規模極其宏大，歐洲著名軍港亦莫能與京，該港一旦落成，香港雖彈丸小地，必亦成爲重要之海軍軍港，而香港靠我國南面，離日本之首都及佐世保軍港，僅一千英哩之遙而已，若一旦兩國開釁，日本於數小時內，則感受英國海空軍的威脅，可見新加坡軍港不單只爲自護澳洲之用，乃是以中國市場爲着眼，而制日本於死命的利器。重言之，新加坡軍港之建築，消極的固在自衛，主旨却在進攻，好個大肥豬的中國，資本主義都在垂涎，英國朝野人士，共信將來之英日戰爭，必因中國問題

而啓發，故號稱左傾的英工黨內閣，不但不放棄軍港建築之計劃，在今年的海軍預算案，且增加了軍港的建築費。日本是很乖巧的，當一九二九年五月英工黨登台，一時停止建築新加坡軍港之呼聲甚濃，然而「矮國」冷笑，鎮靜。在英倫海會進行之中，日美交涉陷入停頓，菲律賓中立之議，忽唱自美人，美國社團一時函電交馳，美利堅似乎真是愛自由，平等的文明邦，然而「矮國」仍是冷笑與鎮靜，他清楚的，這乃是魯撒遜兄弟國的騙術，想緩和他的對美七成主張，使自讓步，但畫餅充飢，終是餓肚，日本的七成原則，却一步也不放鬆，英美固無奈彼何！然而現在已締結三國協定了，最少是已經接近了，究竟這葫蘆中的膏藥是怎樣配合的呢？日本爲什麼接受美國的妥協案呢？爲理解這點，就不得不讓我們追述日本對美七成主張的意義了。今且舉巴黎晨報主筆勞常蕭氏的一段話：

「……日本依賴婆羅洲以獲得其油之供給，故要一萬

噸級巡洋艦對美七成。倘日本失去婆羅洲以獲得其油之供給，則日本之經濟生活將即中止其軍事的抵

異麵包也。故在有事之秋，日本對於婆羅洲一路之運糧船，必須以軍艦護衛，今美國擬造一萬噸級巡洋艦一大隊，日本對於該重要海路，正如大西洋之於英吉利者，不能以較老較小之軍艦俾資保護，明矣。」

我以為勞氏之言，只對了一半，着重點乃是在於對中國市場的優勢。詳言之，在東北方面；滿蒙大陸要絕對的掌握於日本的手裏，美國艦隊勢力的最高度，則絕不能稍窺朝鮮海峽，以妨害日本糧食的泉源，日本能夠達到對美七成，在戰時的最劣勢，必可衛護由旅順大連從東三省取得的糧食而之大坂，橫濱。在中國本部方面，不惟足以保持既得權利，就與美國角逐上，亦可佔得優越。日本七成主張的意義，全在於此。三國協定果可締結，我神州大地，任人瓜分宰割，我們那可以仍是「睡獅未醒」！我現在更引三月十二日中央日報所載的一段話：

「日本表面上堅持三大原則不稍讓者，（所謂三大原

則：1 大型巡洋艦對美七成；2 補助艦保有量總括對美七成；3 潛水艦保持現有勢力七萬八千噸）則

而啓發，故號稱左傾的英工黨內閣，不但不放棄軍港建築之計劃，在今年的海軍預算案，且增加了軍港的建築費。日本是很乖巧的，當一九二九年五月英工黨登台，一時停止建築新加坡軍港之呼聲甚濃，然而「矮國」冷笑，鎮靜。在英倫海會進行之中，日美交涉陷入停頓，菲律賓中立之議，忽唱自美人，美國社團一時函電交馳，美利堅似乎真是愛自由，平等的文明邦，然而「矮國」仍是冷笑與鎮靜，他清楚的，這乃是魯撒遜兄弟團的騙術，想緩和他的對美七成主張，使自讓步，但畫餅充飢，終是餓肚，日本的七成原則，却一步也不放鬆，英美固無奈彼何！然而現在已締結三國協定了，最少是已經接近了，究竟這葫蘆中的膏藥是怎樣配合的呢？日本爲什麼接受美國的妥協案呢？爲理解這點，就不得不讓我們追述日本對美七成主張的意義了。今且舉巴黎晨報主筆勞常維氏的一段話：

「……日本依賴婆羅洲以獲得其油之供給，故要一萬

噸級巡洋艦對美七成。倘日本失去婆羅洲以獲得其油之供給，則日本之經濟生活將即中止其軍事的抵抗力，蓋油之爲物，其於今日每一國之重要，實無

異麵包也。故在有事之秋，日本對於婆羅洲一路之運糧船，必須以軍艦護衛，今美國擬造一萬噸級巡洋艦一大隊，日本對於該重要海路，正如大西洋之於英吉利者，不能以較老較小之軍艦俾資保護，明矣。」

我以為勞氏之言，只對了一半，着重點乃是在於對中國市場的優勢。詳言之，在東北方面；滿蒙大陸要絕對的掌握於日本的手裏，美國艦隊勢力的最高度，則絕不能窺朝鮮海峽，以妨害日本糧食的泉源，日本能夠達到對美七成，在戰時的最劣勢，必可衛護由旅順大連從東三省取得的糧食而之大坂，橫濱。在中國本部方面，不惟足以保持既得權利，就與美國角逐上，亦可佔得優越。日本七成主張的意義，全在於此。三國協定果可締結，我神州大地，任人瓜分宰割，我們那可以仍是「睡獅未醒」！我現在更引三月十二日中央日報所載的一段話：

「日本表面上堅持三大原則不稍讓者，（所謂三大原則：1 大型巡洋艦對美七成；2 補助艦保有量總括對美七成；3 潛水艦保持現有勢力七萬八千噸）則

向冀美國於政治的經濟的問題，美國不否認日本有特殊地位與特殊利益……日本之對華政策，不出以排他的，或者限於不出以排英美的行動……俾英美日「協走的」把持遠東局面。」

這是何等中肯的議論！現在日本已接受了美國的妥協案了，必然的是美國已承認了日本對滿蒙的政治的經濟的特殊的權益，特殊的地位，乾脆一句話說，滿蒙為日本的殖民地，英美毫不致議。是則久來日本之願望，於英倫海會中一旦得償，我滿蒙七萬四千四百廿一方里肥沃野，從茲斷送矣！日本之侵略滿蒙也，素懼英美干預，常常不得不陽為和善，事事甚覺掣肘，然而自茲而後，儘可明目張胆矣！可是我們還是疑問，滿蒙肥肉，英美何肯讓日獨嘗？歷史告訴我們，英美並不是寬宏大度的啊！如六國銀行團的破裂，不是顯明與日作對嗎？何以昨是而今非了？這理由很簡單，原來世界的一再分割，乃是資本主義國不斷的矛盾所引起，一次的矛盾暴露，到了以和平手段無

法解決的時候，於是只有訴諸武力，分割世界，戰爭完結，分割手續完了的時候，資本主義就暫時地安定下來，但矛盾又不斷的發展，結果又要掀起世界的再分割，所以資本主義不滅，戰爭永不息，資本主義就是戰爭的惡神。今日的世界經濟，又到了週期的恐慌時代，各資本主義國充分的表示了極疲憊，極困倦，在這次英倫海會中，可以全部看得出來，英美日的三國協定，自然免不了都要忍痛，只好強顏歡笑暫時解決，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再看。

總之，倫敦海會能否成功，對弱小民族都是不利，三國協定可否實現，對中國都是不利，他們把中國分成三大地域，英美日各資本主義國，各向各的劃定範圍，用最猛烈的吸力，來吸吮我同胞的脂膏，等到他們的矛盾慢慢展開來的時候，縱橫捭闔，以中國為逐鹿之場，又鬥爭起來，這乃必然的道理，並非作者過慮，我們處此無限之危境中，該如何確定外交方針，而免國難？願讀者起而商之。

一九三〇，四，十四，于中央政治學校

日美妥協與中國

萬千

美國自與西班牙戰爭（一八九八年）取得非列濱後，非一次。此為最能引起世人注目之一舉。

對東亞事情，已不容其忽視。一八九九年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宣言宣佈後，又已決然的參加干涉中國問題。對中國雖無分割土地的野心，而經濟利益的圖謀，實為其初衷。所以自是凡直接或間接有關於美國在華之經濟利益者，美國從未有不過問者。因之以在華經濟利益與日本衝突，在所不免。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日本以已取得中日二十一條協定。更與俄結有日俄協定，（一九一六年七月）即為謀對抗美國之反對者。旋以美國不參加對德戰爭（一九一七

二月），日本以日美既同為協約國之一份子，乃派遣石井菊次郎全權特使，赴美協議戰事問題。當時美國國務卿辛氏受石井一時之騙，竟與日本訂立所謂藍辛石井協定，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事後美國雖已知受日人之欺騙，亟謀廢棄此協定。直至一九二三年以與華盛頓九國條約衝突，始宣告廢棄。日美之以中國問題而引起交涉者，已

就過去而言，日本對華侵略，每舉輒受美國之牽制。

如一九一四年日本出兵攻取青島時，（當時青島尚為德人所據有）日外務省疊向美國政府及人民宣言，日本絕無損害中國領土之心。又如組織新銀行團（發動於一九一八年）事，美國不同意於日本要求滿蒙之剔除；而終屈服於美國之主張。大有日本對華一舉一動皆受美國監督之勢。日本對此類事件，亦唯有隱忍而已。甚至積怨過深，以移民律在美國議院通過時（一九二三年），幾成爲日美戰爭之導火線，使太平洋上風雲，一時緊張至於萬分。

總之，日本對華侵略行動，美國常常臨於其後與之阻撓。日本遂恆思如何可以免去美國之阻撓，以達其侵略目的。如在去年閏動一時日政府之向美國摩根銀行接洽巨額借款，作為侵略滿洲之用；即是牽引美國加入滿蒙問題旋渦之手段，使與日本對中國有同一利害，然後可以免除美國之從旁阻撓。幸而此事中止，不然，滿蒙問題又增加一

層困難矣。日本朝野對使美國與日本在中國有同一利害一途，近年進行頗為努力。美國新聞記者團去夏之東來，始終受日本官民之熱烈招待。回國竟發表中國應將滿蒙賣與日本之怪論。美國新聞記者之怪論固不值一笑，而近年來日本對美國能表同情於日本在華行動之下功夫，不能謂其未收得相當效果也。

今年倫敦海軍會議，自一月二十一日開幕以來，迄今已閱時三月。日英美三國協定行將簽字。日本已放棄對美總括的七成主張；而由雙方最後讓步，訂成日對美約為六成七分的妥協案。日內閣以此幾發生政見之衝突。在海軍省及軍令部方面，堅持日本應維持原來之七成主張，庶幾國防可以鞏固。而外務省方面則以日本如堅持七成主張，海會勢必破裂，行將使日本經濟負擔加重；且陷外交於孤立地位，反不如就目前形勢妥協之為妙。卒依外務省之主張而發出應付之策。因此日本朝野有一部份，咸惶恐懼日本在東亞（即中國）之特殊利益將不能保持。力倡日本應與美國締結日美太平洋政治協定，要求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之地位，做藍辛石井協定之故事。一方又傳美國

已聲稱日美在中國之目的完全相同，過去之猜疑誤解，自此已成爲不必要之物。

試觀以上日美兩方主張，雖其間有距離之存在；但不利於中國則一。若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地位，結果日本將益放肆其所爲。美國如不承認日本在中國之有特殊地位，從一美日在中國有同一之目的——語觀之，必將與日本採共同對中國之侵略行動爲無疑。意國歷史學家C. H. Hoferber氏謂海軍會議爲列強爭霸海權會議，誠哉斯言。

觀於過去美國對華的經略企圖，以及日本對中國侵略美國所持之態度，可知所謂如日人所願之日美太平洋政治協定，不易實現。然就日本使美國與其對華存共同利害關係觀念，以及日本所謂美國最近之言論；則日美對華的經濟妥協，實爲可能中事。

吾人固極不願類似藍辛石井協定之再現，即任何有害於中國主權之經濟的妥協亦非吾人所喜。吾人深願所傳此類消息之不確，更不願美國拋棄其在中國已得之友誼的好感。然而同時吾人更應注意者，即是海軍會議後太平洋上之新的空氣，絕不可忽視。

帝國主義的沒落與國民革命的國際問題

金志城

強權即是公理，乃帝國主義侵略壓迫各弱小民族的特徵；獨占的支配的殖民政策，乃帝國主義正向着分割已盡的地球進展而將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癥結。且資本發達到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所需要的市場及原料產地，不僅歐洲呈現衰落的象徵；新開而最富的美國，因世界市場貿易額降低的趨勢而有數百萬勞工的失業，因原料供給之漸趨困難，一變初時之濫用而為節省的生產。歐洲物質繁榮之將過，美洲物質繁榮之已到達頂點，乃帝國主義所賴以生存的殖民政策已歸結到矛盾點而停頓，也是帝國主義將屆沒落時期所呈顯明的徵兆。可是帝國主義者自身的矛盾所得的結果雖是如此，而自遠古處於太平洋岸的中國之寶藏既皆蘊蓄而未用，各帝國主義者尚有沒落期的所謂太平洋問題的戰爭；如果太平洋問題的世界大戰依所預測而起，則不僅現存的二十世紀物質繁榮將隨這幕慘劇而毀滅，各帝國主義者各懷猛烈的殺人利器或有兩敗俱傷而同歸於盡。

然首當其衝的中國，被壓迫的世界各弱小民族，其竟待

帝國主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抑棄機起而與帝國主義者奮鬥，以促帝國主義的壽命？在此千鈞一髮的時機，夜該早為充實內部力量的準備。看歐洲大戰的結果，德以戰敗而衰弱，法以戰勝而一蹶不振，英雖勉強支持其帝國主義的門面，而萎靡不振的氣象初無可掩飾；惟有遠處西陲的美國，遂一躍而執世界經濟之牛耳，雄霸海上的聲勢；日本則生獨霸東亞的野心。存亡興替，不過將世界殖民地重新分割，另立局面；被壓迫民族之求解放，並非各帝國主義者的消長有絲毫的關係。且中國若果不能自保而淪於帝國主義之手，則不僅為中華民族的厄運，亦帝國主義因獲中國的資源尚有一度迴光返照的繁榮，世界各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亦必成功無期。故打倒帝國主義，原為吾黨革命惟一的標的；即能堅守為攻，亦足以促帝國主義的崩壞。况我國民革命之求中國自由平等的民族主義，與解放世界各弱小民族而進於大同之治的革命職志，在此風雲日緊的太平洋問題中，夜該怎樣的力圖自強啊！

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在求中國自由平等時，所要拚擊的對像，則為帝國主義。近百年來，帝國主義者之佔領于中國，民國十餘年來帝國主義者各種其對華侵略的工具——軍閥以造成割據的局勢而為分割中國的基礎，故推翻清廷，肅清軍閥，原為國內政治的革命，亦為打倒帝國主義以扼阻對華侵略的初步。帝國主義者雖鑒我國革命理直氣壯的聲勢而有所警惕，但亦多以狡猾的外交策略而為口蜜腹劍的假意殷勤，緩和或轉移我革命所預定的步驟或方針。在中國逐鹿而殊途同歸的日、美、英等主角外，尚有赤化中國以實現世界革命而以第三國際為靈魂的蘇俄，各因其目的而決定其對華政策。「革命無妥協」，則一看各帝國主義對華的野心，可知無妥協的餘地了！

世界經濟中心，正由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已成爲無可辯論的事實。歐美各帝國主義，皆注視極東而抱有莫大的侈望，也可由各國對華政策中而探索。中國有四萬萬人民，廣大土地，無限量的寶藏，可供帝國主義原料的仰給，商品的銷售，資本的投資。然在此世界殖民地分割無餘

資源漸趨衰落的時期而有這樣的寶庫！帝國主義者互相角逐而起激烈的競爭，發生極複雜的情形是必然的事。且由這極複雜的情形而隱現着帝國主義為背影的內爭，也可以切實明瞭我國革命若不能打倒帝國主義，不僅帝國主義在華特殊勢力不能取消，即國內的叛亂亦頗不易根本消滅以解決千瘡百孔的社會問題的了。所謂各帝國主義在中國活躍者，歐戰前，以日英美德俄法爲主，歐戰後，德既落伍，法亦不振，俄則一變其舊態而挾持其第三國際以爲赤化中國的陰謀，美英日各因其帝國主義事實的需要，而爲經濟政治的角逐。茲將美日英俄各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略爲分述：

美國，雖是新興的工業國，因爲他完全的機械及科學的組織而有鉅量的生產，除了侵入歐洲市場的商品以外，還要另覓其他市場以銷售他不能銷售於歐洲的商品，且歐洲市場的日趨衰落，而有商品的剩餘，勞工的失業。他所賴以維持異常高度的生活及經濟上獨立的可能性的如煤炭，煤油，銅，鉛，鐵，玉蜀黍，小麥，棉花，木材，煙草等皆占世界總額四分之一以至四分之三的產額，然如茶，

咖啡，可可，樹膠，生絲，砂糖，獸毛皮等，則以地質及氣候的關係，都須仰給於中國；且他所有的原料如煤油之類已逐漸供不應求之趨勢。更看美國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七九年間輸入的原料品占總輸入額百分之二六·六；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間則增至百分之五三·一；可知美國缺乏原料的顯慮，已有很顯明的痕跡。他資本的剩餘及生產品過剩的輸出，因歐洲經費逐漸衰落，即注全力以開闢遠東新市場。據美國商務部發表：一九二八年對華總輸出額達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五萬美金，與一九二〇年之一萬另九百三十萬美金增十分之五；又對華投資總額達七千八百萬美金；可知美國對華政策的成功！也是維持其後起的帝國主義的生存惟一出路了。且在歐戰前，已竭力注視遠東，歐戰後，更爲不遺餘力的經營；而以圓潤柔滑的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保持東亞和平的面具，期達後來居上的目的。可是各帝國主義相同的獨占野心，必然會發生利益的衝突；經濟利益衝突的結果就是武力鬥爭。於是日美的衝突，早已種下太平洋戰爭的危機。一九二七年日內瓦軍縮會議的毫無結果，反而各求軍縮的擴充；今年五強

倫敦海軍會議之終歸破裂，不獨非會議而能保障太平洋的太平，反足以促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看他積極連英柔華對日的外交政策；更看他預定在太平洋作戰以對英爲守對日爲攻的海軍勢力的支配；（1）主力艦若干；（2）航空母艦五隻；（3）一萬噸巡洋艦二十一隻；（4）嚮導驅逐艦九隻；（5）大型潛水艦三十二隻。可知太平洋戰機的急迫，麥唐納赴美與荷佛談判的內幕了。然日本雖感國際環境的孤立，國內的空虛，勢有不能不勉強遷就，美爲經濟利益而於可能範圍內亦思避免戰爭，或將有英日美三國協定的出現，乃亦暫時的妥協，非永久和平的福音啊！

日本，向大陸求發展是自豐成秀吉以降一貫的傳統政策，對華侵略是向外求發展的第一線，也是固定不易的步驟。蕞爾小島的日本，竟于明治三十二年中日戰後的三數十年中而能稱霸遠東，置身五強之列，固由於能精勵圖強，亦完全侵略我國所得的結果。且日本以非資本剩餘或生產過剩而即採取帝國主義政策，與英美各帝國主義以資本主義而走上帝國主義的階段根本不同；而必需向大陸求發展則與俄之求海口，英之想保其與各殖民地的聯絡一樣。

查日本不僅如工藝所必需的煤鐵等基本原料的產額有限，無論其製品的各種原料及食料皆以其國內之所無而必須仰求於中國者。其製品的粗劣而不能與歐美相競爭而大量的只有運銷於中國的一途。他資本主義的對外投資，可說有十分之九以上投在我國，至最近綜計已有二十五億的鉅額，乃為英美所望塵莫及。我國產業，生產基本原料如煤與鐵，煤每年有二千五百萬噸的產額，四分之一為日本資本所支配，鐵每年有百萬噸的產額，則十分之九為日本資本所支配，若我國近代產業化的紡織亦至少有十分之六是日本資本。我國鐵路，在外人所經營總延長二千三百哩中有千哩以上為日本資本所經營；海運，我國對外貿易有十分之三或四是日本的船舶。其在華市場的金融資本，已有不能以數字計者。而其總出額有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是對華貿易；我國輸入日本的豆，麥，米，雞蛋，食鹽等均為主要食料品，煤鐵等生產原料品；若一旦斷絕接濟，則其國內必受絕大的影響。鐵，日本曾於歐戰時的發展而有年達二百萬噸的製鋼能力，可是實際生產不到百萬噸，約有百二十萬噸是由國外的輸入，而其百萬噸中的鐵礦原料之

半，亦非其國內所自有，尙待求於國外的供給。觀此可知日本的貧乏，更可知日本完全是中國的寄生蟲，中國是日本所仰給的寶庫。日帝國主義以政治與武力的侵略為殖民政策及經濟利益的保障，又以文化侵略而企圖將我國領土日本化！故既嫉我國民革命完成統一而不惜以不擇手段的破壞；更不欲任何帝國主義有所染指而遂其獨占的野心，美國對華政策之着着成功，既遭其忌，即以舊時同盟之英國，亦因其在華早有根深蒂固的基礎，亦在排斥之列。迨以太平洋風聲的緊張，北與立場不同的蘇俄謀策略上的妥洽，與保守政策的英國，為和好的聯絡，積極充實軍備，與標榜門戶開放政策的美國相頡頏，貫徹其「不勞歐美來過問東亞事」而遂其獨霸亞洲的野心。此次倫敦五強會議中，美以華盛頓會議五，五，三案，可操將來太平洋戰爭的勝券，日本則擬推翻華案而要求對英美為七成，亦為太平洋戰爭以美須遠涉重洋，須二成消耗，一成駐守，相等數量，而有賓主關係可操勝算。如此之針鋒相對，可知其為謀和平而會議，亦為戰爭而會議；因會議而求和平，亦因會議而促戰機的爆發，則可定其未定的局勢了。（未完）

國人對於日本積極侵略滿洲野心之認識

冷亮

引言

有人說，滿州是日本的印度，南滿鐵道會社是日本的東印度公司，日本的滿鐵社長是英國駐印度總督。印度是大英帝國生命所寄託的地方，英國若失掉印度，她的帝國立刻便會崩壞；滿州是日本帝國生命所寄託的場所，日本若不完全攫取滿州，她的帝國也便要即刻瓦解。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滿州對於日本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日本不惜費巨大的資本，出死力經營滿州，不顧中國四萬萬國民之反對，而用炮艦政策迫我中國，務使滿州之政治權經濟權，完全為日本所操縱。又有人說，滿州是亞州的巴爾幹，若某一國有了滿州，便可以控制亞洲，操縱太平洋霸權；猶如某一國有了巴爾幹，便可以控制歐洲，操縱地中海霸權一樣。於此可以知道，滿州在國際上形勢之嚴重。所以英美法俄列國，都想伸其勢力於滿州，我們知道第一次大戰之爆發，其最大原因，是由歐洲列強之爭奪巴爾幹；現在世界各國，又來爭奪滿州了。這樣看來，滿州不免又欲為

第二次大戰的火藥庫了。在這裏，滿州問題形勢緊張的現在，我把日本爲什麼要出死力侵略滿州的原因，加以簡單的敘述：

一、日本國內人口過剩食糧缺乏

日本所以積極侵略滿州之原因，概括言之，不外以下三端：（一）日本人口過剩，食糧缺乏，欲謀人口之出路，滿州是其唯一尾閥。（二）日本欲謀工商業之發展，而缺乏原料品，滿州是其最好的原料供給地。（三）政治方面，日本謀造成東亞大帝國，必先攫取滿州爲根據地。我先把第一個原因說一說。

日本人口過剩，食糧不足，實爲彼邦朝野引爲焦心憂慮之重大問題。考日本人口之增加，開始於明治維新以後，至一九一〇年人口增加之淨數，且近百萬。今將其人口自然增加，累年比較，列表如下：

年 代	增加數	增加率(每千人)
一九一〇	六五二·七九〇	一三·〇六

一九一五 六一六·九九〇 一一·一七

一九二〇 七〇二·三〇六 一一·三七

一九二四 八七五·三八五 一四·六五

就最近五年（一九二〇——二四）計算，則共增三百七十萬

，一九二六年淨增數，九十萬人；一九二七年約及百萬。

總計日本帝國人口，約共八千三百萬；本部約六千萬。其

帝國人口之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爲一二〇人；其本部則

爲一五六人。而世界總人口之密度，爲三六，日本實已居

較高位置。若人口增加，食糧亦遂之增加，還不成爲問題

，然而日本是島國，山嶺多而平野少，耕作地僅佔全國總

面積七分之一，且日本與我國同是以米爲主要食品，而日

本米的產額很少，每人每年至少須有一·〇一二石的消費

，而每人每年產額僅〇·九七二石。由此我們知道，日本

人口既這樣迅速的增加，食糧又不足供給，勢必另謀出路

。然其出路不外（一）對內開發的移民政策。（二）對外侵略

的殖民政策。其對內有移民的可能性之處，又不外北海道

樺太島（庫頁島南部）朝鮮和台灣而已。但這些地方又有（

一）地理上之限制。（二）氣候之嚴寒。（三）生產程度甚低

。這三個原因，都不適於日本民族之習性。故對內開發的

移民政策，既不可能，勢有不得不極力實行他的對外的殖

民政策。日本的殖民政策，分爲海洋政策，與大陸政策二

種。海洋政策又分爲南進政策，和東進政策。南進政策以

南洋爲對象，東進政策以美洲爲對象，但他的東進政策，

因自一九二四年美國頒布移民律後，就無異重門深鎖；南

進政策因南洋諸地，也各有移民律之限制，和排斥日人之

激烈，也便不得其門而入了。因此日本的海洋政策碰了牆

壁後，於是不得不出死力實行他的大陸政策了。大陸政策

卽日本所謂北進政策，他的對象，卽爲我國滿州。滿州廣

袤七萬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萬，較日本帝國面積（朝

鮮台灣除外）三倍，而人口總數祇有日本三分之一。可謂

地廣人稀，恰和日本地狹人稠成爲反比例。且人情，風俗

，氣候，習慣，也都適於日人。這便是日本爲移殖人口於

滿州，而欲積極侵略滿州原因之一。

二，滿州之富源爲日本所垂涎

我先說一說滿州之富源，然後再論及對於日本之需要。滿

州之富源，舉其荦荦大者，約有以下四端：

(一)煤 中國產煤最多的地方，以滿州爲第一，本來要算開灤煤礦爲第一，但是現在要推滿州的撫順了。全國產量二千萬噸，而撫順佔八百萬噸，幾及總產額之半數。完全爲日本所開採。

(二)鐵 遼甯的鐵，佔中國第一位，鞍山製鐵所，爲中國唯一的大鐵廠，中國產鐵量爲三十萬噸，而鞍山佔二十萬噸，居其大半。表面上爲中日合辦，其實大權乃操於日人之手。

(三)大豆 滿州大豆，乃是世界第一，其產額佔世界總產額百分之六十。民國十六年，大豆的輸出，有一萬八千萬元。豆的功用，可製豆餅，豆餅可當肥料，日本的肥料，泰半仰給於滿州的大豆。再豆餅又可餵養家畜。日本食肉量之增加，也由於滿州豆餅的供給。

(四)森林 滿州森林是獨一無二。滿州三分之一的土地爲森林帶。所產木材，以紅松白楊爲最著名。紅松是棟樑之材，白楊可爲火柴的原料。中國和日本所用的火柴原料，均取給自滿州。其次是柞樹，柞樹之葉，可作蠶料；又在森林，野獸甚多，所產貂皮，尤爲著名，人參，烏龍草

等，都是滿州的特產。

我們站在滿州富源之立場，很顯明的可以觀出日本積極侵略滿州之原因。我們知道，煤鐵爲立國之要素，尤爲工業國家必不可缺少之條件。而日本本國所產之煤鐵，爲量甚少，其中煤之產量雖較多，但其質皆是黑煤和褐煤，無煙煤極少。鐵每年之消費爲八十五萬噸，而本國所產者，尚不及十分之一。日本森林地帶雖多，但因居民之住屋，都用木材建造，故本國所產之木材，實不足自用。至於大豆，也是爲日本農業之必需品。由此觀來，日本立國之所缺乏者，皆爲我滿州之所富有者。故日本前外交次長植原悅二郎說：「日本對於中國之需要，乃無限的天然富源。……中國之天然富源，乃日本存立與發展上必要之條件。」此即在經濟方面，日本所以欲積極侵略滿州原因之一。

三、造成東亞帝國之野心

田中內閣之對滿蒙積極政策中有云：「……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亞洲，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

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條件也。」由此我們知道，日本想造成東亞帝國之野心，已非一日，在明治大帝時業已確立了。而他的步驟，即「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換言之，日本以滿州為她吞併中國之根據地。本來滿州一隅，不啻歐洲之巴爾幹，有力者得之，可以控制東亞大局，且向中國本部進攻時，據有是地，比佔領中國任何部分均較有利。該地遠處關外，對於中原大陸之紛擾，可置之不理，然如有意進取，則隨時可啓關南下，誠可戰可收之地。此滿州在政治上之地位，當不言而喻。故日本無論是民政黨執政，或政友會組閣，無不乘此「明治大帝遺策」而行其侵略滿州之能事。且愈演愈烈，不顧國際輿論，造成空前未有之五三慘案。由此我們可以確定，日本除非放棄她造成東亞帝國之野心則已，欲造其以大和民族為中心的東亞大帝國，她必先征服滿州為其根據地。這便是從政治方面言，日本所以欲積極侵略滿州原因之一。

結 論

總而言之，日本有（一）解決其每年增加百萬人口之嚴重問題。（二）保持和發展其資本主義。（三）造成東亞帝國之野心。這三個原因，那她便非積極侵略滿洲不為功，無論在人口上政治上經濟上，日本與滿洲都有切膚之關係，所以日本，非使滿州成為她的印度，不能維持其帝國之生存。於是田中便有荒謬絕倫的對滿蒙積極政策之上天皇書，什麼東方會議，什麼滿鮮一貫政策，建築砲台政策，文北侵略政策，……無一而非盡其蠶食鯨吞滿州之能事。於此我們要想日本放棄侵略滿州，除非中國對日本宣戰，消滅了日本，恐怕比登天還要為難呀！噫，興言及此，怎不寒心。在這裏，我提出滿州問題的對策，唯一的對策，便是全國同志同胞，熱誠的擁護革命政府，實行徵兵制，造成統一的民衆武力，準備與日本宣戰。

一九三〇，四，十，時在南京。

南滿鐵道會社（專著）

振流

滿洲問題，有東方巴爾幹問題之稱，吾人顧名思義，可知其國際性之重要，與夫暴發性之危險！列強處心積慮，暗鬥明爭，已非一日。獨國人始終麻木，始終茫然，始終不問！各國對於滿洲問題之調查，記載及專著，已無慮千百種；記者曩遊大連，見日人坊間陳列滿洲問題之專著或雜誌，亦有數十種，野心陰謀，於此可徵！唇亡齒寒，休戚相關，國人又何可常此麻木，茫然，而不問！振流同志有鑒於此，特著南滿鐵道會社一書，以餉國人。記者以茲事重大，特為介紹，深望讀者以『不厭求詳』之精神，細心研究，幸勿隨便流覽，輕輕放過此民族生死所關之大問題也！

潤若附記

三、南滿鐵道會社之組織

南滿鐵道會社，因他的業務及性質，不僅止一鐵道會社，故組織既複雜，而又與普通會社不同。會社本身最高組為正社長及副社長，其下有理事四名以上，監事三名至五名。正社長和副社長由政府用命令任命之，理事由政府任，監事由股東總會在股東中選出。社長副社長

任期規定五年，理事規定四年，監事任期三年。其實社長與副社長的任期，常因國內政變關係而有更變。過去的二十三年中，正副社長已更換了十次。

在一九零七年，開始執行業務的時候，其組織共分為五部：總務部，調查部，運輸部，礦務部，和地方事務部。各理事組織一行政處，同時還兼各部部长。近年以來組織稍有更變，現行組織是根據於一九二三年四月之組織，於五部之外，加一社長室，改五部為總務部，鐵路部，實業部，地方部，財政部。其下又分設各課，分掌業務，担任管理其他地方各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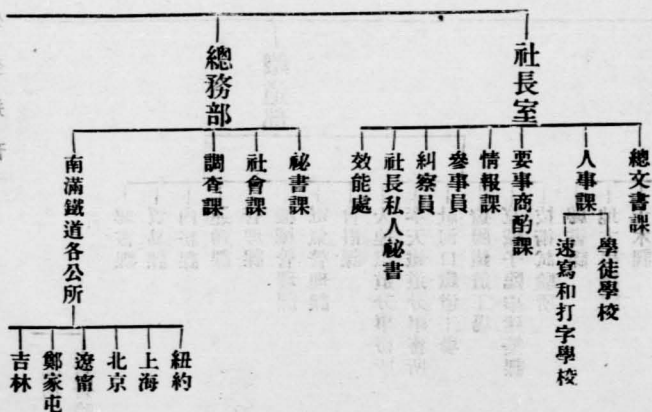
滿鐵會社，除本社以外，尚有附屬於本社的其他各機關，如東京支社，撫順煤礦，鞍山製鐵所，南滿路哈爾濱事務所，技術指導委員會，特別經濟指導委員會。

滿鐵會社，在一九零八年，共僱傭職員二千九百六十七人，工人共為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一人。其中日本人，為六千一百三十五人。中國人為四千一百二十九人。——在過去二十一年即截至一九二八年三月職員增到八千八百三十

二人。日本工人，有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五人。中國有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七人。總數為三萬四千三百七十四人。於此也可以見得營業之盛，發達的快了。此外還有沿路搬運的

四、南滿鐵道會社組織一覽表

苦力，為數非常之多，差不多全為中國人。
現在將南滿鐵道會社的組織及隸屬於同一系統下的各機關列表如下：



鐵道部

洗南
齊齊哈爾

秘書課

貿易課

內務課

運轉課

管理課

機械管理課

電氣管理課

會計課

大連鐵道分事務所

奉天鐵道分事務所

社河口鐵道工場

遼陽鐵道工場

寬城子臨事建築課

技術試驗所

秘書課

地方事務課

土木課

建築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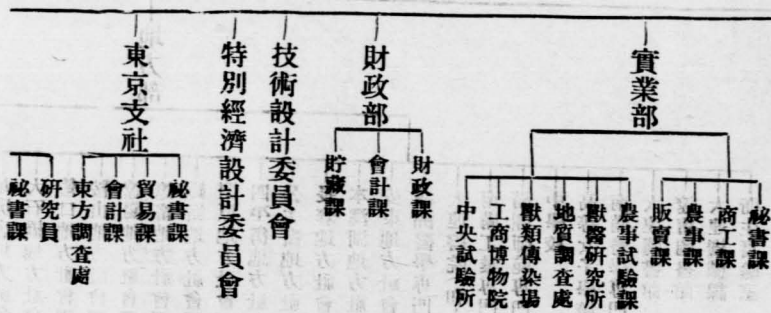
教育事務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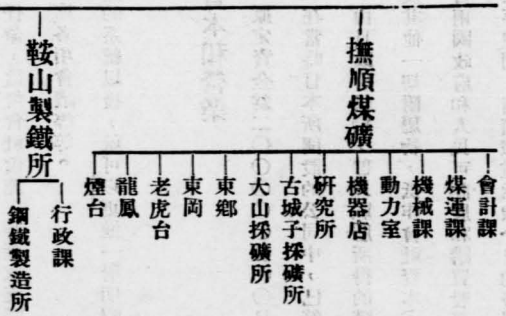
衛生課

理事
社長
副社長
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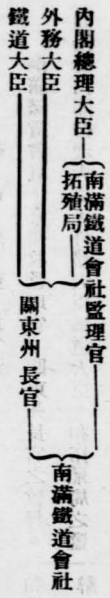
地方部

- 瓦房店地方社會課
- 大石橋地方社會課
- 營口地方社會課
- 鞍山地方社會課
- 遼陽地方社會課
- 遼甯地方社會課
- 鐵嶺地方社會課
- 開原地方社會課
- 四平街地方社會課
- 公主嶺地方社會課
- 長春地方社會課
- 本溪湖地方社會課
- 安東地方社會課
- 滿洲醫學專門
- 大連醫院(和十七分院)
- 南滿工業專門
- 滿洲師範專門
- 中學校
- 高等女子學校
- 南滿醫學專門
- 大連圖書館
- 遼甯圖書館
- 大連機械課
- 衛生實驗室





以上為會社的組織系統，分課之細，職員之多，可見一般了！
 會社除上列組織系統外，另有監督機關，其組織系統列表如下：



南滿鐵道會社，直接收監理官，關東州長官之監督。間接受內閣總理大臣，外務大臣鐵道大臣，和拓殖局之監督。凡關於路政的重要事件，取決於鐵道大臣，有關於對華交涉事項，則取決於外務大臣，其餘設施和計劃，請示於內閣總理大臣和拓殖局。拓殖局與會社關係尤為密切。監理官由內閣總理大臣任命，監督會社設施，審查收支賬項，報告營業狀況，出席各項會議等等。

看了會社監督機關的系統以後，就可以更進一層明瞭會社的野心了！

四、會社之資本和營業

當會社組織之初，原定資金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

洋。兩萬萬元的資本，在當時日本所開設的公司中，已算首屈一指。一萬萬元，由日政府供給，即以戰勝所得的戰利品，如鐵道，礦山及其他一切附屬物，抵作會社資本。餘一萬元，祇規定中日兩國政府和人民可認股和購買股票

。日本政府，當初全未夢想到，南滿鐵道能像今日的發展

和獲利，因此曾請中國政府認股。中國政府以無力負擔為辭，沒有承認。人民方面也沒有應募的。日本人民認股却非常踴躍，較規定募股額超過一千零六十六倍。這種瘋狂心理，全是激於愛國的義憤，決不是為着有利可圖。這一點，我們中國人是值得注意的。

因歐戰的關係，該社事業非常發達，決議增加資本，由二萬萬日洋，增至四億四千萬日洋。政府方面，仍照從前的規定，認股一半，即一萬二千萬日洋。日政府發行債票，在倫敦市場募集，計募三次：第一次四百萬磅，年利五釐。第二次二百萬磅，年利五釐。第三次六百萬磅，年利四釐半。共一千二百萬磅，實收數為一千二百萬磅，合日洋為一一七一五六〇〇〇洋。現在政府方面，有二八四〇〇〇〇洋，尚未支付。日本人民方面之二億二千萬洋，已經募集者，為一三八〇〇〇〇〇〇日洋，募集未成者，尚有八千二百萬日洋。

會社自明治三十九年創立以來，本着特殊的侵略使命

進行，事業方面已有顯著的進步。由創立而至一九二八年之二十二年中，在事業方面投用的金額有如下表所載：

種 目	投 資 額	
	1922—23	1927—1928
鐵 道 工 場 船 舶 港 灣 鑛 山 製 鐵 電 氣 瓦 斯 旅 館 地 方 設 施 其 他	189,616,304	239,517,926
	11,068,325	759,631
	3,559,874	4,044,937
	37,064,308	59,789,109
	121,056,784	102,730,711
	34,541,803	20,744,607
	15,237,705	—
	5,434,140	—
	2,370,222	—
40,863,228	164,679,343	
46,074,005	44,572,475	
總 計	506,886,453	644,841,735

由上表看來，一方可以知該社所營事業範圍的擴大，一方可以見得投資數量和他的事業的進步。每年所得的純利息，在一九零七年為二百萬洋，經過二十一年之後，至一九二八的經濟年度為三千六百萬洋。各項事業以鐵路一項收入為最多，純利益共計六千八百萬洋，遠超過會社每年所得之純利益。次於鐵路者，為鑛山之純收入，計九百七十萬洋。港灣事業之純收入，為九十七萬洋。其餘投

資於文化方面的侵略事業，當然無利可以收入。旅館營業當初每年損失在二十六萬四千洋以上，現逐年大有遞減之勢。鞍山製鐵所每年損失十五萬七千洋。現列一收支比較表如下：（此為一九二八經濟年度收支情形）

種 目	收 入	支 出	利益或損失
鐵 路	113,244,180	45,235,834	68,008,345
港 灣	10,275,942	9,305,782	970,160
鑛 山	82,787,419	73,039,118	9,748,300
製 鐵 工 場	9,223,114	9,380,656	— 157,542
旅 館	1,000,895	1,264,943	— 264,084
存款和借款利息	5,445,735	20,567,502	—15,121,767
種種的利益和損失	2,483,039	2,839,438	— 356,399
在上面的租稅	—	11,482,935	—11,482,935
股票債券的跌落	—	2,063,542	— 2,063,542
地方公共事業	6,098,233	19,104,444	—13,006,210
總 數	230,558,523	194,284,200	36,274,323

總共每年的收入爲二三〇，五五八，五二三洋支出爲一九四，二八四，二〇〇洋收支除盡得純利益三六・二七四，三三三洋。

該會社列年營業收入的概況比較可看下表：

經濟年度	收入(洋)	支出(洋)	純利洋
1907—8	12,543,116	10,526,531	2,016,585
1912—13	33,546,447	28,650,433	4,926,045
1917—8	69,429,252	54,503,610	14,925,643
1922—3	169,956,646	134,876,402	35,080,244
1927—8	230,558,523	194,284,201	36,274,323

該會社之純利益，在一九零七年，創立之初，爲二百萬洋，二十一年後，增加至三千六百萬洋，爲十有八倍。

至於他的利益的分配方法，有如下表所列：

法定公積金	2,836,096洋
政府股票利息	9,337,708,,
股東紅利(年利六厘)	7,740,000,,
股東補足紅利(年利四厘)	5,160,000,,
特別公積金	8,000,000,,
雇傭人員退職給與之款項	2,000,000,,
職員之酬勞金	500,000,,
下年度預備金	9,406,355,,
總計	45,070,159

二十一年的經營，單就公積金一項，已有一萬五千萬洋。會社的基礎鞏固，今後的侵略，當更進一步了！

(待續)

東歸

章淵若

第一章

歐遊回想錄之一

十九世紀以來，世界政治史上，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民族主義這一個力量的活動。民族主義這一個力量活動之表現，常人往往僅注意於少數政治家之實際努力；而都忽略了許多文學家，詩人偉大精神的感召。如

法之賴馬丁 (Lamartine) 德之達爾曼 (Dohmann)；意之馬志尼 (Mazzini) 匈之戈修德 (Kossuth)；他們熱烈的情感，生動的文字，在民族精神的啓發上，確有偉大不滅的潛勢力！

在外患內憂的局勢下，我們固反對吟花弄月消沉民族精神的下流作品，但是我們對於啓發民族精神的革命文藝，却仍十分歡迎！

本篇爲拙著歐遊回想錄的一部，全書分：「赴歐舟中」，「巴黎雜記」，「英倫遊痕」，等篇。惟舊稿散失，大半不在手頭，一時不及整理，不得不略倒次序，先以本篇刊布。記者年來專治政法，素乏文藝修養。是篇之作，祇在補本刊之遺缺，豈敢班門弄斧，自列於文藝之林，拋磚引玉，革命文藝家，盍興乎來！

淵若附記，

▲歸祖國，巴黎別舊雨；
▲赴馬賽，瑞士訪名勝。

石君，素野：

在我執筆的時候，使我最不堪回想的，就是巴黎（東站 Gare de Lyon）送別的暮景，尤其是那月台上慘淡的燈光，至今猶似隱約於眼前，車站的情境，那天又是非常的寂靜，沒有多少旅客，更沒有半息搬運行李的聲音。在這種靜寂的環境中，我的感覺，便完全集中於燈光。在那樣淒涼的空氣中，再經過了我愁懷的分化，那慘淡的燈光，更加引起了我的愁思和別恨！雖然那晚的離別，還不是直接回國，是到日內瓦去的，但是這一個轉灣，仍不能減我絲毫的離恨，因爲在我的行程上，我明明已定好，到了日內瓦便要到馬賽去；而且行色又很匆促，我無論如何決不能重回巴黎，我從車窗中，看你們成羣的在慘淡的燈光下，在靜寂愁人的空氣中，徘徊強笑，送我車行；那種依戀惜別的情態，真使我陣陣心酸！我幾次耐不住我滿腔離愁的燃

嬈，皺着眉，苦着臉，向你們說：

「我不回國去了，真的不想回國去了，要是船票沒有購定，我決意展緩歸期！」

但是，最後啊，無論我如何的希望，如何的依戀，車輪離着巴黎轉動了；無論我們如何握手，一而再，再而三的握手，無論我如何的引頸回首張望，無論我們如何的揚幅和揮巾，我們祖國的吸引力，終於把我這浪跡海外的勞雁，吸回故鄉去了！

歐陸的生活，本是我平時所深厭的，尤其因為感受了經濟的困迫——不祇我個人的，而是我們全部民族經濟的壓迫——我在歐洲的生活，清苦到了極度，連吃飯的胆子，也不敢十分放大，我的身體本是不很強壯，經此兩載在歐苦鬥以後，似乎更加虛弱了！這種清苦冷酷的留歐生活，於我有何所戀呢？我所以如此戀戀不捨，原因是在我這個人太多情感，容易為感情所包圍。我的情是無所不生，無所不鏗的！對於人如此，對於地如此，對於動物如此，對於無知的礦植物如此，甚至對於細微之極的我所用過的一筆一紙，也莫不如此！我的捨不開歐洲，捨不開你們許

多好友，其原因自然更不用解釋。

我既如此的捨不開歐洲，為什麼又偏要先你們而離歐回國呢？這彷彿是我行爲的矛盾了，其實却有我無限的隱痛！政局倏擾，國難方殷，一般所謂自好的青年，都裹足海外，觀望不歸，我偏偏要在這種時會跑回去，到底是什麼動機呢？忌我的，說我有野心的活動；譏我的，說我無明確的目光！這是何足中辯呢？我這一個愛民族的素心，不必現在用空言來表白，當待我以後的行爲表現，作具體的證明！我所以毅然言歸，其動機和原因，是十分簡單而純潔的。第一，我深覺到留學與讀書，是兩件事；其間不一定有絕對邏輯的關係。留學固可讀書，讀書未必一定要留學。現代中國的青年，錯認了留學與讀書爲一事，以爲讀書一定要留學，於是幾乎每月總有大批的學生遠留到海外來。這種教育上的畸形現象，我認爲是我們民族的羞恥。——換一方面來看，一般已到海外的留學生，也錯認了留學與讀書爲一事，便以爲學成才能歸國，歸國便算學成；殊不知留學祇是暫時的計劃，讀書則爲終身的事業，學問無窮，我們何能無窮期的久留在海外！第二，際此國運窮蹙。

民生憔悴，到了極度的時候，我們應當回祖國去和顛沛流離，爭奪樹皮草根。果腹的人民同甘苦，海外悠遊，養尊處優，年耗千金，於心何安；我看到現在避難式的留學的狂潮，真是說不出的疾首而痛心，我受了這一個激刺，格外動了我歸國的心念，民族貧困到現。在這種境地，我們有一個錢，總要想念它的來路，考慮它的用處，不要假借留學的美名，在海外浪化，作民族的敗子！可歸則歸，何用在海外曠日持久，虛張聲勢，欺世盜名！我早一年歸國，至少也可以使我們每年數千萬元的留學經費裏減少了一年一千元的花費——得不償失的支出。我說這些話，未免太悲觀了，太短視了，太把學術看輕了。這又絕對不然！我回去以後，決不去步武「學成歸國，束書不讀」者底後塵。我當終身繼續我的學生生活；以書籍為我終身的伴侶！

赴瑞車程中，物質上是十分的舒暢和平安，我的車箱裏，始終祇有我一個人；鬆軟的絨墊上，頗可供我長夜的安睡，但是，我的精神太不安了，太愁苦了，始則我為你們長想，我把你們的形容，以及平時相處的情形，一個個

的都想過了；繼則我又作自己在歐生活的回顧，以及歸後計劃的幻想；更後又繼以種種莫可名狀的感慨，有身世的感慨，有民族的感慨，有世界的感慨……：感慨不能自勝的結果，便獨自對燈流淚！在生理自然的作用上，我連日連夜奔走的勞頓，很要求我睡眠，但我仍是幾次由夢中驚醒！

車整整的開了一夜，我在原則上本來也可好好睡一整夜，略補我連日勞疲的精神；事實上却祇是一夜的奇夢幻想。到日內瓦的時候，照時刻表上是上午九時；但是在我的表上祇有八點鐘的時候，車已到了日內瓦，我當時很自信，決未看錯時刻表，而我的表也決不會走慢一小時，但站上明明寫着日內瓦，我祇得手忙腳亂的趕快下車去；我的心裏甚是憤憤的不平，我仍堅信我的記憶以及我的表，決不會如此的錯誤，因為當晚就要到馬賽去，我一下車就到問詢處去問馬賽的火車消息，正在我跑出問詢處的時候，辦事員忽又替我補充一句道：「有一點要注意，火車價錢是法國的；火車時刻則是瑞士的」，我這才領會到法國時間的不同，我那個憤憤不平的問題也無意中得到一個完

滿徹底的解決。

這次到瑞士，其實並沒有什麼目的，瑞士幽美甲天下，但是什麼湖。山的風光，我素無賞玩的雅興；尤其在我行色匆匆，離心鬱鬱的時候，更不會有這種閒情逸致。不過我既已來了歐洲，自得順道去和它應酬一次，免得以後的懊悔，這是我生活的態度和方式，我凡事總必前前後後的周審，力求其圓滿而不生遺憾，我到瑞士來的動機，也不過這一點而已。離了車站，我祇是孤零零的一個人無目的的亂跑，我此來的目的，雖並不是要欣賞日內瓦湖的風光，但跑街太無聊，我還是先去拜訪勝景。同時我素好追究的心理，也很想實地的攷察一下，這一個名震全球的日內瓦的湖，到底真相如何。

日內瓦是一個小城，從車站出發，幾分鐘便到了湖邊，但這天朝霧甚濃，重重的彌蓋了湖面，我立在雪山橋上 Ponthu Month Blone 極目四顧，祇覺烟霧蒼茫，不辨何處是山，何處是水。我獨自徘徊湖邊，靜待霧幕的開展，我此時的心理，正好比考試後的學生，等待成績揭曉一樣；也好比投機的商人，靜觀市價的漲落一樣；也好比熱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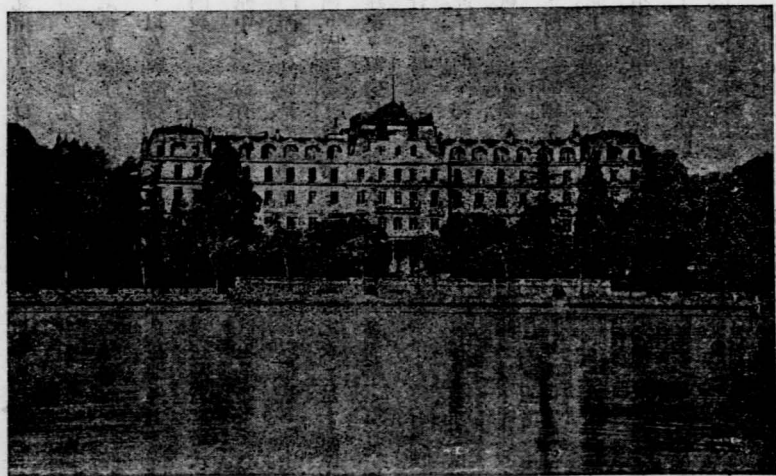


日內瓦烏瞰

政客，等着人選的發表一樣；也好比等着一個闊別情深的
朋友將從千里歸來一樣；也許更好比舊式婚姻時的新郎等
着新娘臉幕的揭展一樣！

陽光強烈，大地上的水氣，漸漸被繼續增加的光底
熱力所吸收！阻我視線的霧幕，祇得無抵抗的散去，日內
瓦湖山的真面目便畢露在我底眼前，此時我的感覺如何呢
？我的批評如何呢？我實不敢下肯定的斷語。一是我祇看
到表面的一層，不能作為批評的根據；二是我不是——個懂
得山水之美的專家，我沒有評判的能力與資格，也許因為日
內瓦湖的景色很平凡，所以引不起我的特別感想與議論。

我很慚愧，我雖到了日內瓦，却仍是辜負了日內瓦，
並沒有作一次盡情的暢遊，因為我當時的心中，祇是記念
着我初別的好友，祇是切心着我萬里的路程，孤零零的一
個人，還有什麼遊興呢？我愁眉不展地——不是心花怒放
的，站着湖邊不停的徘徊，走得疲乏了，便在湖邊的椅上
坐下，舉目閒眺，近水遠山，却都和我相對無語，我也覺
得木然無意，惟有湖上的清風，吹散了幾分愁意，還有和
暖的太陽，給我一些溫柔的安慰，我就定下心把一册日內



會 盟 聯 際 國



國 際 勞 工 會

瓦指南，一頁頁都看完了。

在日內瓦一天，祇是像一隻失羣的勞雁，無處可依的亂飛！除了遊湖以後，還參觀了幾個博物館。國際聯盟會以及國際勞工會，都已到過，都是在湖邊上，國際聯盟的建築，沒有像它名稱那樣偉大；夾在許多宮殿式的大旅館中間，尚有些相形出拙。我在找尋它的時候，曾三過其門而不知就是大名鼎鼎的國際聯盟，以為是一家中等的旅館。國際勞工會，更在國際聯盟會之東，是一所偉大的新建築，兩旁是樹林，空氣很幽靜，裏面辦事室打字機的聲音聽得很清楚。這兩個機關，我對它都沒有好感，我雖進了大門，都祇是望望然而去。因為它從前所給我的印像祇是欺詐和虛偽，我沒有詳細參觀的必要，即使我參觀了，所得到的結果，也祇是虛偽的掩飾。我便大腳闊步的離開了那裏，心中祇是氣憤憤的反覆想：「天下多少不平和不幸的事，要待這兩個機關來解決消滅啊，却是它們都做了帝國主義者的御機關，非但不能消除不平，反而增添了天下的不平！我們這一個不長進的民族，不知自己爭氣，却和它們去送秋波，這又何等的愚蠢和可悲呢？」待續



別有用心的日本學生旅行團